

马街书会之“艺人接待”

马街书会的“艺人接待”由来已久,化风成俗。

马街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落,历史悠久,严密的村规民约,敦厚的家风祖训,培育了马街人的谦谦君子之风。马街一带村庄的村民,自古至今都有接待艺人的习俗,这也是宝丰说唱文化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。

农耕时代,在马街村民的眼中,曲艺演唱者算是农民中的知识分子,他们有严格的门风,有字派,讲义气、学问高、见识多、有礼有节、重情重义,所以,马街一带的村民愿意接触和接待艺人。

过去马街村最有名的接待者是担任过马街书会会首的司士选。

19世纪60年代,捻军由皖入豫,并在许州(今许昌)分兵,声势浩大,震撼清廷。在僧格林沁亲王与捻军对阵的背景下,中原地带兵连祸结,民不聊生。马街书会当时到会艺人寥寥,会况萧条。马街人司士选自南阳府教谕离任还乡,兼任马街书会会首。他目睹书会每况愈下,决心重振书会。历史上,马街书会原本由马街、东彭庄、马渡寨三村合办。马街村大人口多,共事中往往以大欺小,小村不服,产生不少矛盾,轻则借端发难,重则群殴罢会。为了恢复并推进书会繁荣,司士选采取了一些措施礼让邻村。他与两村商定,在“对戏”时,东彭庄的戏位居正台,马街的戏位居偏台,“开戏”与“刹戏”均以东彭庄为主,马街处于从属地位。书会期间,马街集市移到书会会场,方便临村购物。

为了广招远方艺人,司士选提出“马街就是艺人的家”的口号。他除了派人打扫南庙各屋以备艺人住宿,还让家人清扫自家的闲屋给艺人住,并动员本村村民安排艺人住宿。在司士选的带动下,村民们都尽量做到热情地接待艺人、热情供应早晚两餐。

马街书会期间,附近百里乃至数百里内,需要写书者纷至沓来,因而绝大部分艺人是不难“写”出去的,个别知名艺人甚至未经“亮书”即已“写出”。有少数“写”不出去者,司士选便协助艺人向某村某家“送书”。这样,“写”出去的多,“写”不出去的少。对于到最后仍然没有“写”出去的艺人,司士选用马街公产收入资助其盘缠少许(有一二百个小钱)。食宿与归途路费的解决,使每年参加书会的艺人越来越多了。

经过对这些措施的认真落实,马街书会在清代同治年间走向兴盛。

据马街村民张满堂介绍说,从前的艺人们,吃的是江湖饭,到哪里都会有几个朋友,有的是曲里拐弯的亲戚,有的是因为“写”过说书,成了熟人,有的认了干亲戚。这样一来,说书人有的住在马街,很近;也有的住在马街周边的村庄,也不远;还有的住在商酒务、大营等

一年一度的正月十三马街书会即将开幕。这些天,马街村民和我县相关部门又在为接待八方艺人忙碌着。多少年来,从艺人到家管吃管住、分文不取的淳朴民风,到现在县政府发放补贴,“无君子不养艺人”的古风在群众和政府两个层面传承和创新,这是马街书会长期存在和繁荣兴盛的重要原因。

乡镇,有点远。这种接待方式,在漫长的历史中占据主要地位。

近代以来,在马街及周边薛潭、东彭庄、新寨、马渡寨、乌恋照等村的村民看来,马街书会是他们的光荣,与书会有关的活动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,割不开、扯不断。也正是因为如此,在很长时期内,在马街村民眼里,正月十三马街书会比过春节还重要,正月十三才是他们真正意义上的“大年”。每年一过正月初五,热心于接待艺人的人家便忙着打扫庭院、拆洗被褥、割肉买菜、磨面蒸馍,准备招待艺人和前来赶会的亲戚。正月初九前后,来自四面八方赶

退休之后,热心于艺人接待,为艺人接待做出了不小的贡献。

1982年书会期间,仅在司连升家吃住的就有17个县(市)的艺人,多达几十人。他家新添了80双碗筷,由于人员过多,不能同时开饭,他做了可口的“揽锅菜”,采取“流水席”的办法,来人添菜、加馍,不撤桌席,随到随吃,吃了就去,像流水一样招待客人就餐。在马街村一带,村民接待艺人多采用这种办法。

晚上铺盖不够,司连升托人到杨庄车站、县城旅行社租回一汽车被褥。不仅如此,正月十三书会这天,他尽力帮助艺人安排演唱使用的桌椅板凳、用具、

则几个,多则十几个,有本省的,也有外省的。他说:“我们马街就有这样的传统,谁家住的艺人多谁光荣,说明谁家善良好客。我们从不问艺人的名字。艺人们大老远来咱这儿,逢到雨雪天,更是踩着泥踏着雪,我们安排不好不美气。”

进入21世纪前后,我国的新媒体技术得到飞速发展,娱乐方式多元化成为时代的特征,影响了人们对说唱艺术的看法。广大群众思想变化很大,愿意听说话的人数急剧减少,愿意说书的艺人也逐年递减,愿意无偿接待艺人的农户也在减少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。

文化传承需要一代一代人的不懈努力。近年来,在坚持义务接待艺人方面,马街村民张满堂、张群堂兄弟二人是典型的代表。

张满堂出生于1953年。他从记事起就跟着大人到马街书会上听书赶会,那千座书棚、吹拉弹唱的热闹场面,给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。在20世纪90年代末,他赶书会时发现,说书的艺人急剧减少,经走访发现,原来是随着曲艺市场的萧条,艺人们难以糊口,好多人选择了改行,马街书会也开始变得冷清。张满堂觉得,解除艺人们的后顾之忧,也是作为一个老百姓延续书会的实际行动之一。为此,他把自己的家作为“后勤基地”,鼓励赶会的老艺人继续参会,并希望借助他们鼓励同行们继续来马街赶会。

从2004年起,张满堂骑着自行车四处联系说书艺人,他向艺人们表态,以后参会可以到他家免费吃住。他对艺人们说:“有我吃的就有你们吃的,有我住的就有你们住的。”当年,他自费开办“艺人之家”,主要用于接待艺人,并主导成立了马街说书研究会。他还买了一套摄影录像器材,用于拍摄、保存艺人和书会的相关材料。几年下来,该研究会成了一座马街书会的小型博物馆,他家成为说书信息交流的集结站。

2004年,张满堂看到来自太康县的艺人李万臣在书会上没有把书写出去,掏出五十元钱给李万臣说:“给你添点路费吧。”还把自己的手机号写到李万臣的电话本上,告诉他:“你来马街赶会,要是有什么难处就给我老张打电话。”自此,李万臣每年来马街书会都住到张满堂家,与张满堂成了知心朋友。

每年正月十二的晚上对张满堂来说,都很为难。有的艺人从外地赶来,总得找个落脚的地方。为了安排他们,张满堂到处跑路,想方设法安排艺人,让艺人心有所安。(下转第四版)



张满堂在他的“艺人之家”热情接待赶会艺人。

资料图

书会的艺人陆续进村。厚道好客的村民哪怕平时自己省吃俭用,在艺人到家后,也会尽最大努力拿出好东西招待艺人吃住,不收分文。

由于说书艺人大都是正月十三之前赶到的,所以在等待正会日子到来的这段时间,主人会邀请艺人先唱上几场,让自己的亲戚朋友听听书、过过瘾。艺人在村民家里有吃有住不用掏钱,唱上几段那是张口即来的小事,所以也乐意说唱几段以表谢意。村民和艺人和谐相处,其乐融融,一来二去,有的变成好朋友,有的结成了好亲戚,常年来往。鲁山人翟红本有诗云:“跌足出迎君早到,对看鬓白面成非。相逢已是卅年过,从此年年歌翠微。”

驻马店市遂平县的刘水毛说,他从24岁起就开始每年到马街来。那时候,他一到村里,村民们都会说“回来了,先生”,很是尊重。到了马街,吃的住的都是现成的,感觉跟到家了一样。

马街村民司连升从中学教师岗位

茶水等。会上,他还帮助艺友写书、介绍“写客”、评议书价,忙个不停。若哪个艺人会罢书还没有写出去,他还赠送路费,让其愉快还家。

方城县艺人刘金花曾在文章《马街人待艺人亲如一家》中说,她连续15年到马街亮书献艺,以书会友,到马街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。多年来,她常在司连升家落脚,知道他们春节一过就开始筹备十三会接待说书艺人等事务。

司秉衡是司士选第六代玄孙,伤残军人,1950年荣退返乡,与司连升是邻居。他用自己的优抚金,购买了图书、电视机、象棋、扑克等文化娱乐用品,办起了文化图书室“青年之家”,书会期间也用于接待艺人食宿,就连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董晓萍也曾带着研究生到他家住过。曾做过一届书会会首的司秉衡不仅待艺人亲如一家,在曲艺界也是声名在外。

孙光远是一位退休教师。他家有